

韓昌黎全集

一函  
十冊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除叙建封辟為

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論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

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

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忘或作望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喪或作哀

或校作衷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

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

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

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閭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以抗蜀苑教作受命所受

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這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

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愈蒙

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

而入終酉而退終或作中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

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

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聞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韓愈之不謫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

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

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或無復出知已二字伏惟

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下方合有察字此不當有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

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

須不展思想無已

斯須或作頃渴或作頃渴皆非是

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

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虞

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

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

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

未有所字

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

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

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

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

示愈者語於人

語或作謂

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

或作嘉又作加志深

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于頓字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

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

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士之能

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

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

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論其

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先是二人者之所為

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閭抗蜀本作苞文選苞多作苞陳寔碑所

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

固用選語且從諸本作抱無而字立下或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

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

邪或無而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

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

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

足也享或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功下或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則非

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義磊落奇偉之人磊魯

通○觀側角切又不可

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

公時在徐州幕

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

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

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游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

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

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

輩

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

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

靈臺字見莊子

宣州雖

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

不入

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

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

下者也

也上或無者字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

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

或無所與二字

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

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

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窺之閭奧而不見

吟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

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

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

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為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

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

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

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至於選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

也膾也角音薦豈間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

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

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難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旅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

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

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

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非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

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

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潁之或作潁水近者尤衰憊滿拜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

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

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積或作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

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

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不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

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應元年中進士第貢元十九年將禘京奏禘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

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

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

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

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忘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

而聽忘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抗本有辱字忘者或作忘去年春亦嘗

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屬

乎其言若閑其窮也屬或作屬或从文苑云屬猶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

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

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

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

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或有文

字非字非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

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指下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諛更寫閣下取

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閩杭

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以方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

子僕嘗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音慄而今而後有望於

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音慄之徒音慄相警百倍

○警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

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

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

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

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已或作以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

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嗚呼不

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而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

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或無可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

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願足下不

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

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  
 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一二字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

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

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

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

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

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

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為幸或作為不幸非是以其所為似

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

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歟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

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

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而居或作  
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遼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遼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

神棟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遼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

足聽故哉閻杭蜀本如此而或从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哉

邪字讀之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為也今作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愚不能切身也身上一人字今之

言遼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墜下同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

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

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遼

之間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

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逐於場蕩搖其心

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

遼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

是歇後不了之語也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

今當以諸本為正

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味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

何下或有有字或作仕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

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有即字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

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

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諛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

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

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

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不為知雄者未為或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

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

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

其文與朝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幾下或有至字

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

之爭名於時也

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

久不談聊感足

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久下或有而字非是

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修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

謂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荏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

為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

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

或無跡字

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

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

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

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為則事字

為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

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

誠或作識

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

疑矣

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

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

或作矣或

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

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

侯雲長者

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

喜之家在開元

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

于野

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

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

讀書而為文以干

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

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

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

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

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

士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

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

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偽或作邪妄詐佞

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

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

或無矣字或作為日久矣

有韋羣玉者

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

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

京兆

北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

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

方作行○今按賢即是有行方語為贊

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

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

能上或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

語或作論或無有字

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

有沈杞者

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

張弘者

貞元十八年

李紳者

紳元和元年進士第

張後餘者

貞和二年後餘

中進士第李翊者貞元十八年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

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

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

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

應七年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其餘

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

人下或無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淺淺無聞幾幾或作幾然今執

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

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

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